

# 夏日书中觅清凉

## 《茉莉为远客:2023年当代散文20家》“用真嗓子说话”

### 散文的真实,应有芬芳的气味

◆ 韩浩月



收到《茉莉为远客:2023年当代散文20家》样书,书里收录了我的散文《夜未眠》。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失眠时,由“雪夜访戴”的典故,想起自己年轻时深夜冒雪去找老同学喝酒的往事,又想到古时候的那些皇帝与文人,在睡不着时会做些什么,最后得到的启发是:我的失眠,原来不仅与我自己有关,也与身处的环境、遥远的记忆、传统的文化背景等都有关系。

《茉莉为远客》是一个意境颇佳的书名,来自书中作者龙仁青的同名散文,文章由一朵印度的茉莉写起,写到汉武帝时期茉莉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,写到北宋年间一个赶早集的丈夫买了盆茉莉花送给妻子当礼物,写茉莉由神坛走向民间,写著名的《茉莉花》如何由中国南方的著名歌谣,经由歌剧《图兰朵》等作品蜚声海外……

现在的散文,都写得如此发散吗?起码在这本书中,我看到许多作者在通过一种轻盈又凝练的手法,在表达着他们对社会生活、对历史文化、对世间万物的观察与体会。比如开篇李敬泽的《北京雨燕及行者》,由北京中轴线上空飞行的那些雨燕,写到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的燕子,还有他手工扎糊绘制的燕子,都是雨燕;写到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是个燕子般的飞行者,也形容苏轼、李白、杜甫等大文豪都是纯粹的北京雨燕……最后,文章落笔于对“理想作家”形象的设想,那就是一只只永远陪伴我们的雨燕。

陈蔚文所写《“有效的燃烧”——健身房手记》,把身体与自然、音乐、体育、书法等联系在了一起。在作者笔下,身体成为一件可以使用的“工具”,人可以用欲念驱动这一“工具”去尝试、摸索、探险,帮助自己更好地建立与这个世界的关联。据说人在健身的时候,思维会更为专注,更可以天马行空。这篇文章就是一篇标准的身体锻炼的“附赠品”,但它带来的启发,却是多方面的,读毕不禁感叹,文章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
何为好的散文?本书主编张莉说:“好的散文作者都用真嗓子说话,而不是用假嗓子发声。”真实是一种力量,放在别的文体当中,如果读者感受到了真实,一样会被深深地吸引,但散文的真实,与诗歌、小说等文体的真实不一样,散文的真实,是与生俱来的,是最重要的气质构成,是链接读者的唯一通道。不同时代的散文,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,但真实作为散文的魂魄,一直行走在字里行间之中,散文的真实是没法伪装出来的,一篇部分真实的散文是不纯粹的,是造作的,唯有全面走向真实,散文才会真正打动人心。

真实,或者过于真实,会不会破坏散文的语感与美感?这或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忧,正如张莉所说:“在好散文里,我们会开启一段有趣有味的探险之旅,那是关于远方的想象、对明亮的期许,也是某种难以言喻的深情与忧伤。”真实,永远不是单一的、照相机般的真实,真实必须辅以丰富、生动、饱满,才会更好地被读者看到,真实不是黑白,而是七情六欲、五彩缤纷,真实涵盖了许许多多对立、矛盾的存在,正是因为一些纠葛,真实才会如此真切,且打动人心。

茉莉作为一朵花,它出现在人眼帘的时候,是真实的,此刻人们看不见它漫长的漂泊、它由孤独冷艳走向明月窗台的过程,但茉莉的芬芳,从古至今都一样迷人这不变的气味,就是真实。散文也要拥有不变的气味,但写作者的视野方向和内心旅程,是可以不停转动、走遍四方的,但只要心怀芬芳,笔下的文章,就不会失去气韵,就可以轻易被读者所捕捉到,不断地制造共鸣与回响。

马尔克斯说:小说开头的第一段必须已经具有一切:风格、语气、节奏。黄昱宁的小说集《体面人生》则自题目开始,就预示了整个集子的肌理——别有深意的揶揄和嘲讽,透露出在尊严和维持尊严的卑微之间的微妙腾挪。“体面”一词带着与生俱来的引号,这引号暗含的一言难尽被黄昱宁拆解成人生的A面和B面。人生AB面像是一个巨大的路径交错的人生图示,而我们最初抵达的岔口的走向如此昭然若揭,用作者的话来说:“正因为看够了那些虚假的体面,我才更加渴望实实在在的生活。”

这教人轻易地联想起鲁迅的那句关于国民灵魂的金句:“要榨出皮袍下藏着的‘小’来。”只是此刻,虚假的体面无关伦理判断,反而,一种好奇、理解、原谅的情绪在字句之间飘飘荡荡。在人生面具之下,谁没有暗藏的困苦、艰难、彷徨乃至阴暗,一切皆有上下文,谁又能轻易游离世俗的泥淖,剥离这些所谓的虚假?人生正面是A反面为B,这是我们可以想见的小说路径,就如集子的开篇《十三不靠》里那场看来“体面”实则暗流涌动的饭局,看似和乐的同学、朋友情谊背后,是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起伏境遇所造成的暗自博弈,如此微妙,如此真切,一边是情面背后的势利、攀比、无奈、落寂,一边是质问和困惑:时代洪流滚滚而过,是非成败,谁胜谁负?

但黄昱宁的AB面除了是对人生正反面的隐喻,更跳开一步,指涉了她对于人世情的观察据点不仅关乎地点更关乎时间。A面是四个关于现实的故事,B面则是三个关于未来的故事。现实与未来纠缠着、交错着,互相成全。黄昱宁是著名翻译家,用她习惯的术语来说,A面用的是现在时态,B面用的是将来时态,她转动时间的棱镜,让AB面互为注脚,对焦的却总是现实的一地琐碎。

所以,她笔下的这些故事是独立的,但又互相连缀。最显要的特征是小说中的人物会反复出现,彼此流淌——上一篇的配角成为下一篇的主角,或是上一篇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丈夫,到了下一篇虽依然是第一人称的角度,叙述者却转身变成了妻子。这固然是作者的巧心构思,但她所表达的意图重心并不落在“人生充满巧合”的慨叹之上,因为无需慨叹,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。“巧合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,当巧合很好地被模仿或质问时,它们表面看来的微不足道可能会升华为一种痛苦”,“这不是为人物而设置的,而是为我们体验生命的秩序和无序而设置的”(迈克尔·伍德语)。时转势移的时代变迁,令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,个体不再孤立,而是互相影响的粒子。孩子的考学,工作的升迁,工人新村的今昔,新旧媒体的更迭,外乡人在城市中的情态……在一个母体故事里,隐有子体故事的草蛇灰线,层层延展,直至分辨不清这一串故事的起点。黄昱宁说,这本集子,可以“顺着读,反着读,跳着读”,任何一篇被抽离出来的时候,便成为了新的集散地和收束点,就如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物,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,也是他人故事的配角。因此,每一个故事的前景如此具体,但在背景中,对于“体面”的理解、同情却又质疑和嘲讽的情绪晕染成这个时代风景的底色。A面的最后一篇《离心力》里,那个名为“离心力”的公众号仿佛是对此的妥帖隐喻——这个时代的种种人情世相在新媒体的方式中得以连载。

这条连载的路,如此绵长,直通未来。B面的三个故事的时间点立在了未来,但是黄昱宁幻想的种种未来科技都是一种“奇境”,为的是让现实的真相更为明晰。机器人演员、夫妻,乃至虚拟实验回顾的人类关系和流行疾病……站在现实地基上,我们依然伸手可触这些故事的要害,因为它们并不曾坠入科幻的漩涡。就如《笑冷淡》里那个以逗笑大家为核心程序的机器人最后真的爆笑全场,你会属于这全场中的一员,但更会退至后台,陷入冷靜的反省和沉默中。B面的故事虽是未来视点,但现实的坐标没有被撕碎,反而映照得A面世界里的每一地鸡毛愈加复杂多样。就在这时空的变化中,现实的里层被一一翻出,身为读者的我们就像钟摆,从A面荡到B面,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影影绰绰有着我们自己的影子,但又分明与我们有着间隔。因为A面和B面不只是在情节上有着交叠,更是矛盾的并列,在一种对“体面”的忧伤的反讽中互相感染和修正。我们身陷其中,但不曾被局限,只因AB面的连接并不严丝合缝——在总体的反讽情绪中,这些故事总是不断回归到属于个体的现实,提醒我们,我们的卑微和细碎成就了各自的独一无二,并最终陷落在AB面的缝隙之中。

## 七个故事,关于现实,关于未来 最终,我们陷落在人生AB面的缝隙中

——评黄昱宁小说集《体面人生》  
◆ 来颖燕



“山里”本是个比较模糊的地理概念,如今作者又给我们这些“山外”人留下了更多的谜团和想象空间。

《山里》的谜团和想象都围绕一个人而展开,他叫庆丰,在山里负责看护村里的经济作物,还兼看护村人的墓地。看护人就像城里的安保,只是没有制服可穿,也没人会来接班,365天,日日夜夜,月月年年,一个人,一辈子。

庆丰住在山坳的一间土屋里,一盏“光色暖黄”的灯泡,是唯一能证明他仍是这个现代社会的一分子。另有一把“老旧”的藤椅是庆丰的“专座”。用字一向吝啬的作者对这只垫着丝绵、又铺一张狗皮的藤椅作了近乎烦琐的描述,让人们体会到了庆丰的用心和专注。却是有点不对劲——既是乘凉的藤椅,何必如此大动干戈,布置得层层叠叠,严严实实,显见得藤椅承担了四季坐榻的角色。山里寒气重,比寒气更重的是土屋里的寒酸气。

庆丰是在那个雪天的夜里去世的,人们发现他倒下时,那盏灯泡还发着暖黄的光,同时房间里弥漫着“米酒和蟹脚的气味”。想必,他的最后一口气是和米酒一起咽下的,那是好死,他还是有福气的。

《山里》有个唯一称得上情节的情节,一个大冬天,庆丰巡山,竟有只母狼尾随,让他惊出一身冷汗。情急之下,他悄悄将头上的棉帽塞进棉袄,让腹部高高隆起,再停住脚缓缓转了90度,意在让后面的母狼看清自己浑圆的肚子。心里默念,“小狼啊,走开吧,咱们姐妹都有身孕啊。”那母狼竟不声不响,真转身走了。作者由此发出感叹:他是迷住我了,迷住我的是他的良善。假如性恶,他不会想象出母狼会有恻隐之心,会放过同有身孕的妇人。

我完全认同作者的结论。王阳明曾说,将心比心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。庆丰期待母狼能将心比心,首先是他想到了将心比心。这一招实在是高啊!亏他想得出的。这世界上良善的人千千万,但并非每个良善的人都能在情急之下想到演这一出的。

但我还是忍不住想抽丝剥茧,做点分析。

我们先得看看庆丰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。作者说,“有人提过,他是镇上钱庄东家二太太生的”。这“有人提过”实在有点潦草,只是我知道那也是不得已的敷衍。大致了解了庆丰的身世,下一步便要进一步探索庆丰的私生活了。

得益于母亲的样貌标致,庆丰也长得“气质干净,眼神文明”,“极像”电影演员冯喆。有点经历的观众自然都熟悉冯喆,因为电影不多,像他那样的小生形象更是凤毛麟角。英俊潇洒,神清气朗,两眼明澈,完全符合女孩子憧憬的“梦中情人”的标准。作者还“添油加醋”地说,庆丰“吹动浮茶的样子,有点体面的”——别以为作者在打趣说笑,这在一些农村地区,就是教养与文化的象征,在一些女孩子眼里已然帅呆了;再说了,庆丰还是段子高手,于是“懂点事”的女孩,怕他过早收场,会泡杯绿茶,递到他手里”,一边听他说段子,一边欣赏他吹动浮茶的优雅姿态。

当女孩们围坐四周,听他有声有色地讲段子,再看他时不时掀开茶盖,转动着那张好看的脸,吹开浮茶,然后有滋有味地啜一口茶水时,几个回合,估计有的女孩应该已经不太在意段子说些什么了。然而,曲终人散,曾经“眼神文明”的“冯喆”,最后熬成了双眼浑浊的山林看护人,却还是终身未娶。倘若深究,恐怕再“文明”的眼神,映照出的还是严酷的世态炎凉;吹动浮茶的姿态再体面,又岂能掩盖现实背后的狼狈与窘迫。

终于,一个惊天隐秘在替庆丰换衣服时被发现了:他的“左胸有火柴盒大小的文身,是一个长发女人的上半身背部”。左胸是心的位置,女人背部对外,意味着与他人贴心。文身是刻骨铭心的誓言,见证了这段以身相许、心心相印的恋情。既然如此,为什么不明媒正娶呢?原因其实不难探究,十之八九,现实过于严酷。这世界,毕竟能将心比心的人还是太少太少。

作者在文章最后交代,“庆丰被焚化后第五天,来了位清秀后生,称是远亲,来取骨灰”。作者为什么要点明“清秀后生”?不难猜测,能有如此“清秀”的基因,概庆丰莫属了。庆丰清楚他有这么个后生吗?至少,他记着那个长发女人。

## 母狼、藤椅及后生

——读鄂峭峰人物随笔《山里》  
◆ 张重光